

马红云 著

· 经典美文系列 / 悟澹 主编

不 知

Buzhi Napianyun

哪 片 云

Hui Xiayu

会 下 雨



中山大學
SUN YAT-SI
UNIVERSITY PRESS

马红云 著

•

经典美文系列 / 悟澹 主编

不 知

Buzhi Napianyun

哪 片 云

Hui Xiayu

会 下 雨



中山大学出版社
ZHONGSHAN UNIVERSITY PRESS

· 广州 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出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不知哪片云会下雨 / 马红云著. —广州: 中山大学出版社,
2019. 6

(经典美文系列 / 悟澹主编)

ISBN 978-7-306-06555-1

I. ①不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9) 第 008590 号

出 版 人：王天琪

策划编辑：曾育林

责任编辑：曾育林

封面设计：设计工作室

装帧设计：

责任校对：杨雅丽

责任技编：黄少伟

出版发行：中山大学出版社

电 话：编辑部 020-84111996, 84113349, 84111997, 84110779

发行部 020-84111998, 84111981, 84111160

地 址：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

邮 编：510275 传 真：020-84036565

网 址：<http://www.zsup.com.cn> E-mail: zdcbs@mail.sysu.edu.cn

印 刷 者：广州一龙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：880mm×1230mm 1/32 7.375 印张 180 千字

版次印次：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：40.00 元

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，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

老马识途

(代序)

胡胜光

老马不是马，是人，是一个女人，而且这个姓马的女人其实并不老，尽管出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的她，屈指算来已跨进半百门槛，但初次见到她的人都不相信这会是她的真实年龄，而对她知根知底的人更清楚，她的性格、她的心态，更不像是“奔 5”的人，心理年龄比实际年龄更为年轻，和年轻人相差无几，但绝对又没丝毫矫揉造作，半点扮靓的意思，因为她本质上就是一个率性而为的女人，一个不会演戏的女人，一个不懂扮酷扮靓扮什么角色的女人。她就是她，就是我认识、了解、熟悉的真实的她。

都说女人怕老，忌讳存在于字典里的“老”字，故知道市场行情或者说是善解人意的男人，都不会叫比自己年长的女人老张老李老王，以尽最大的可能来回避这个“老”字，可心态平和、性格开朗的她则不以为然，似乎从来就不害怕“老”字。相反，她写文章用的笔名就是老马，所以，认识她的人都众口一词地叫她老马，她

都坦然接受，就是年岁比她大的人也这么亲切地喊她，她照样欣然应答，因为她明白，一个人老不老关键在心态，何况每个人都有老的一天，哪怕她长得再年轻，哪怕她十分怕老。她无怨无悔地接受“老马”这个简单的称呼。在崇尚青春时尚的今天，女人活到50岁，大多只剩下“无可奈何花落去”的感叹，生命的枝丫上已难见耀眼的硕果，在旁人的眼里往往是不屑一顾的、可有可无的一道风景，可老马客观上荣幸地成了例外，磨难不曾摧毁她，艰难不曾压倒她，在坎坎坷坷的岁月面前，她依然从容，依然年轻，依然美丽。

万事如意、心想事成，这只是人们的一种善良愿望，事实上不仅没有人能得到上帝的馈赠，而且烦恼如发丝一般纠缠不清，诚如有过岁月历练的人所说，生活就是由无数的烦恼串起的念珠，怎么也念不完。在一家媒体编副刊的老马自然也不可能没有烦恼，烦恼犹如空气，每个人都无法拒绝。喜欢看足球的我最欣赏的是进攻型的战术，感觉更刺激更夺人眼球，当然我也不反对防守的打法，在防守中打反击照样不失为一种有效的策略，可综观老马的人生轨迹，她当是一个不设防的女人，对家人、对同事、对朋友都敞开着心扉，在她宽容的眼睛里，大家都理所应当友好相处；在她追求文学艺术的眼睛里，人都应该是谦谦君子，知书达理，具有儒雅的风度，而不应该是钩心斗角、尔虞我诈。也许，正因为她的这种理想化的人生观和道德观，使得不“长刺”的她常常挨别人的刺，被刺得遍体鳞伤、鲜血淋漓。对此，有着常人一样情感的她也苦恼过、悲叹过，但觉得非常委屈的她很快就用“阿Q精神胜利法”化解了。

最难能可贵的是她对刺她的人，心中有数也不骂，即便背后也不骂，尽管窝着一肚子火，因为她还没有学会怎么骂人。虽然她读过许多次梁实秋的《骂人的艺术》一书，知道怎么骂人，何者该骂，也明白骂人是发泄感情的方法，但想骂的时候就是张不了嘴，发不了声。《圣经》中耶稣劝诫世人说，当别人打你的左脸时，你再把右脸给他，老马就是把右脸给别人的人。给过一次了，给第二次又有什么关系呢？何况左脸和右脸的疼痛正好平衡，整个一张脸全给了，还有什么地方好下手呢？悲观的老马用乐观的态度来解决问题，用微笑来化解烦恼，这大概就是老马感悟成长和续写传奇的法宝。

在漫长的人生旅程中，每一个人的起点和终点都是十分明确的，但从起点到终点的轨迹却各不相同，在路途中各种景色的诱惑下，前进的方向会有所不同，有的人绕了许多圈子才走到终点，有的人在岔道上停留了许多时间才到达终点，而老马依旧是以她的速度、步伐，不偏不倚地走在自己认定的路线上，没有迷失心智，没有改变初衷，哪怕走得很艰难、很疲倦。这就是识途的老马，一条道走到底的老马。

老马没有回头，甚至没有瞥一眼旁边的岔道，默默地负重前行。

（作者系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、散文作家。此文原载《南太湖》

2006年第2期）

一 融 情



可以遇见的悲哀：在对的时间里找不到爱与被爱的那个对的人，依然信誓旦旦爱着不被爱的人且坚守着初心，直至生命的终结！

- 002 差点被掩埋的一段家史
- 014 父亲是一管“枪膛”
- 022 家有宠儿半遮脸
- 037 满腹经纶著与书
- 043 一次别离 万般疼痛
- 046 爱上“丁莲芳”
- 050 我对这片土地依然深情

融心



纯粹文学的结果、无处不在的激情，化作文字的最终归宿，应该是与人分享，而不是堆积在书橱里，或存放在硬盘中自我陶醉。

- 056 有本事文学一辈子
- 061 在第三个岔路口顿悟
- 069 我生命中最青春的三年
- 074 一个人对一尊铁佛的观想
- 080 遇见生命中的缘
- 087 哦，端午心起嘉兴
- 091 一次不经意的美丽遇见
- 094 我在垂直的空间里看船
- 097 来不及年轻就老了
- 101 生命在大爱中轮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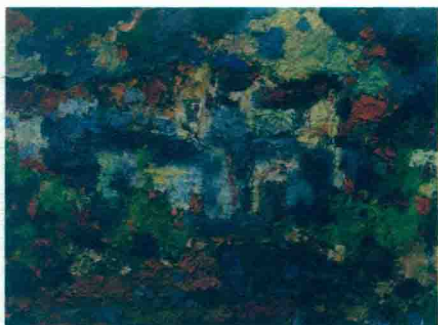
融 入



与他，仿佛一场“艳”遇，某个佛日，放生池边，融着水，冷着月，拉着二胡，两根弦上腾跳着的忧伤音符，在天空中久久飘荡……

- 106 魂魄二胡
- 113 《渔歌子》对湖州文人的诱惑
- 118 没有诱惑，哪来格局
- 121 唐朝的吴兴拿什么吸引你
- 124 你的“二拍”对我很重要
- 127 他对家乡的爱恋无处藏身
- 131 一个人对一座庭院的念想
- 135 追逐“中文之星”的代价
- 138 肚皮舞的诱惑

四 融 色



每个人都在寻找与自己情趣接近的景色交融。
问茶问到心痛，纯粹情有独钟：难道要让不懂茶
的人守着“御舛”，望到山空水断茶枯种灭……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142 温山御舛的诱惑 | 175 因为涧下美 |
| 147 从能喝的“古董”走心开始问茶 | 179 那年的元宵节过得“烧包” |
| 151 恋恋湿地意象 | 181 洪桥千张烟熏香 |
| 155 不得不说的三山岛 | 183 千年慈母状元包 |
| 160 不矜持——哪藏得住宝物 | 185 秋风徐来焗白果 |
| 163 我在坝上草原奔马 | |
| 168 在“素写生活”民宿寻色 | |
| 172 无人之境的天堂之巅 | |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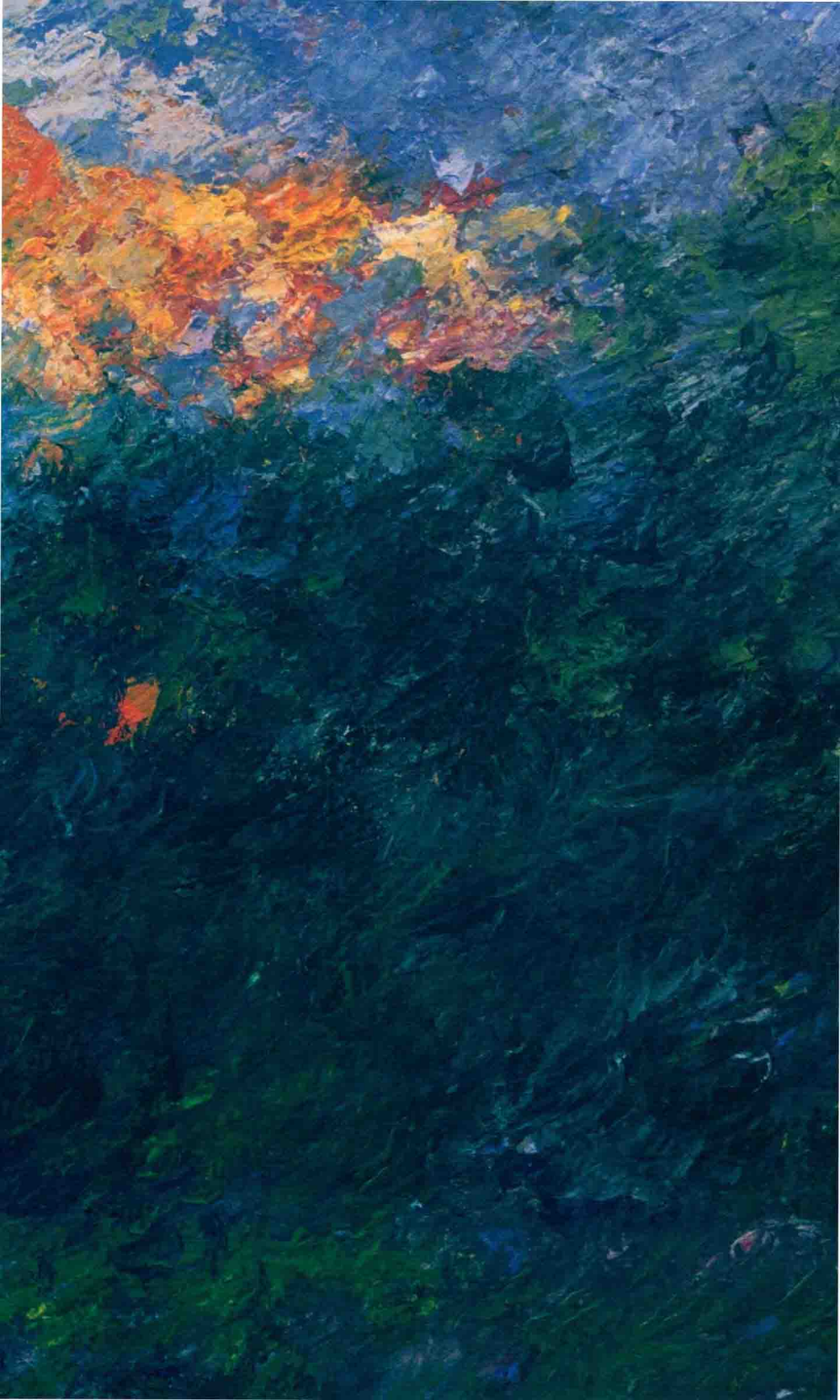
五 融 化

本人对出书领域中的诡异有了免疫能力，有脱轨穿越时空之先觉，逐渐断念，只对出书拿稿费刮目相看，当下，真是适合写大散文的年代。

- 190 从古镇老街破门而出
- 194 与碟神交的女人
- 198 我对这些微笑，对你也一样
- 200 三上“大书房”
- 203 青梅可嗅的“食堂”
- 207 厚道是书生的大美
- 210 文笔辣己最性情

● 后 记

- 216 阅读与写作是我前生今世的缘



差点被掩埋的一段家史

最后一次走进父母的家，是在 2016 年 12 月 28 日。那天，因房子即将被拆迁，我想去看最后一眼，然后搬回 30 多年前买的大书橱，那是我做姑娘时，花 100 元人民币（当年 3 个月工资），托朋友从安吉用拖拉机运来的木头书橱。

每当我看到这个大木头书橱，就会浮现出青春期文学追求的人和事以及买书、读书痴狂的情景。不仅仅只是念想、实用，还想再用它，继续书写痴狂和梦想。

即将离开父母老屋的那一刻，我心中碎碎念：人走尘堆，生命中最爱我的人和我最爱的人已羽化登仙，物早已失去了温度，挥一挥挥手，道声再见——生不带来、死不带去的東西。除了父母的老照片、有故事的木头书橱，我不想再带走任何触景伤情的旧物了。

父母一生简朴，来去无牵无挂，也真没留下啥值当的东西，连这屋子，也是我嫂子花钱买的。不想也罢，想想走过 65 年革命历程的老父亲，除了书和字帖，还是书和字帖，一生连一件像样的衣

服也没有（我给他买任何衣物都是要被批评的，他会将食指和中指交叉在一起，边弹我的额头边说：“真成问题，真成问题！”），更不要说值钱的家具了……

每当想起这些，瞬间泪崩。

车已发动，我最后一次回转身子，定神回望一眼父母晚年居住的老屋，心很空，虚到想说：“我很快就会来看你们的。生前，我已尽心尽力了，只是后悔没能挤出更多的时间好好陪伴你们，真的不是心的错！”

那刻才懂什么叫力不从心。父亲走时，我刚从不想呆的机关调到心心念念的纸媒不久，忙到爆！调到一个新单位，不干到极致仿佛有点对不起推荐我的人。每次去探望父亲，父亲总说：“我没事，你工作要紧，快上班去。”母亲走时，我被心仪的单位逼到了人生的边缘，累囧！每次去陪伴母亲，母亲总是默默无语，喝着她爱喝的鸡汤……

思绪正漫无边际地飘着，突然，帮忙整理旧物的发小阿松高声喊着，并跑下楼：“等等，我发现了一样东西，你们看看，是不是有用？”

我和老哥惊喜地凑过去看个究竟。

我一看就说：“这是母亲的笔迹，我拿去打字吧。”老哥确认后说：“是的，不是父亲的笔迹，你拿去好了，可充实写父亲的那

篇文章。”我一阵欢喜。确实，那篇“非虚构”的文章正缺父母相爱的桥段。

阿松“立了一功”，抑或是他的仔细，抑或是他的不甘心，天都擦黑了，还不放过最后一堆旧物，于是便有了这意外收获。他始终觉得，在堆满书籍的屋子里，我们的两位文化老人应该会留下只言片语，或存档点家史。我因为脚踝骨折一年未愈，前几天又雪上加霜前倾扑地，膝盖严重受伤弯曲有碍，不能上下楼梯，无法好好整理父母的遗物。好在有老哥、嫂子认真整理，我心释然。

发小意外发现的是一本简易装订本，开头是母亲用圆珠笔写的，写到第五行，笔芯越来越淡，直至写完，便用铅笔接着写。

纸上记录的是母亲和父亲初次相遇、相识、相恋、结婚的回忆碎片。

母亲这样写道：

我与他（我们的父亲）相识，是在1950年的11月。当时我在海盐太平乡小，被抽调到官塘乡参加土改工作，搞的是调查统计。

1951年上半年，土改即将结束时，我的一位在海盐县人民政府工作的同学，突然打电话来问我：“老马这人怎么样？”

具体说了什么，我不记得了，印象中只记得说了这样的话：“他对人和气，人也老实。”

我回校后，他就经常给我写信、寄书，向我表白。我告诉他：“我家姊妹多，有三个妹妹、一个弟弟，我是老大，家庭负担很重。”

他对我说：“你的家就是我的家，我可以帮你分担。”他说话的语气很真诚，我动心了。

那时，我已是快30岁的人了，但从未考虑过个人问题。他经常来找我玩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和我同学一起来游说、撮合，我谈了一些家庭出身等实际问题后，同学叫我到法院去找人问问，说院长是他爱人的同学。

没过几天，我真去了人民法院找到我同学的熟人。对方叫我写篇自传，并说：“你应该考虑个人问题了，不要看不起革命干部。”我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不得已写下自传，交给组织科后，很久没有批复下来。

后来，他告诉我，财政科长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女朋友，也是乡村教师，和我在一个乡，现已调到银行点钞票。

我说：“那你就找她吧，我们分手！”

他说：“我不喜欢她。”

他说得很干脆，没拖泥带水。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，组织上迟迟不同意我们结合，但他还是来找我。

一直记得他曾和我说过的话：“我第一次见你，是1950年暑假，